



寻找一只适合自己的碗

| 叶森岚



擦脸。有一年回去，我发现碗柜里多了一些轻便的不锈钢碗，那些粗瓷碗被挪到了底层，在无人问津的角落，盛满了灰尘。我的心里忽然发酸，想起小时候，自己嫌它们笨重，嫌它们土气，嫌碗沿的缺口会刮到嘴。可正是这些笨重的碗，它们从不拒绝被填满，也不计较被掏空，更没有抱怨被闲置。

人这一生，也许都在寻找一只适合自己的碗。年轻时，我们总喜欢精致的、耀眼的、轻巧的，以为那才配得上理想和远方。后来，磕磕碰碰走了半生，才懂得生命最好的质地，不必精美，不必无瑕，反而要足够厚实、深邃，方能盛欢喜，也能盛失落，盛得住风霜，也能装满阳光。即便生活给出的不是满满一碗好饭，我们也能坦然接受。

如今，我也开始在心里安放那样一只粗瓷碗。它有朴拙的厚壁，用来抵御世事的寒凉；它有一个温柔的缺口，用来与生活的不完美和解；它有宽敞的胸怀，用来容纳生命里所有来去自由的悲欢。



夏晨漫步

| 刘艺冰

入夏昼长，茶乡城区的暑气缓缓解开。世人多慕深山夏日清凉，其实不必远赴山野。家门口的市井清晨，清风拂面、烟火寻常，自有一份踏实温柔的夏日滋味，最是抚慰人心。我居住的小区格局简单，只有两栋高层楼宇临街而立，坐落于城区热闹的主干道旁。门前路网通畅，日夜车流不息，是老城最鲜活的生活底色。小区紧邻体育馆，一路之隔便是校园，得天独厚的居住环境，让这片街区的夏日清晨，总是醒得早，满是朝气。没有乡野的清幽静谧，这里的夏天，是烟火与生机相融，热闹却不嘈杂，寻常又温暖。夏日天亮得格外早，微曦初露，夜色便悄悄褪去。晨光穿过楼宇的缝隙，柔柔地铺洒在墙面与街道，唤醒整座小城。清晨的风最是怡人，褪去了正午的燥热，带着初夏独有的微凉清爽。枝头麻雀叽叽喳喳，细碎清亮的啼鸣，揉碎了拂晓的安静。街巷慢慢复苏，保洁清扫路面的轻响，早起车辆平缓的行驶声，声声浅浅，拼凑出市井清晨温柔又朴素的序曲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保持着晨起漫步的习惯。夏天昼长夜短，晨起慢行，远比蜷在屋内慵懒虚度更有意义。走出密闭的居室，迎着晨风慢慢游走，紧绷的身心得以舒展，一夜的倦怠也随之消散。我在这片城区居住多年，早已习惯闹市的朝暮更迭，慢慢懂得，生活的美好从不在远方，家门口的一风一景、一朝一夕，皆是温柔。茶乡的夏日，最动人的便是藏在市井里的茶香。晨间清风穿街而过，轻轻拂来城郊茶园的淡淡清香，清雅恬淡，萦绕在街巷之间。这一缕质朴茶香，恰到好处柔化了城市车流的喧嚣，为燥热的夏日清晨添了几分温润底蕴，让寻常的市井漫步，多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清雅气韵。盛夏的街巷草木，尽数舒展生机。小区围墙周边的绿化植被长势繁茂，层层绿意铺展蔓延，浓密枝叶褪去春日的稚嫩，满是夏日的蓬勃。藤蔓顺着墙体自然攀缘，肆意生长，零星细碎的小花点缀其间，朴素淡然，默默装点着街巷景致。晨风拂过，枝叶轻轻摇曳，光影婆娑，轻轻晃动在人行道上，简单的景致，让人看着心生安宁。清晨尚未进入通勤高峰，街上车流舒缓从容，少了日间的急促和繁忙，多了几分悠然松弛。沿着平整的步道缓步前行，路边草木吸饱了夏夜的露水，叶片鲜亮通透，绿意盎然。柔和的晨光洒落下来，遍覆枝头街巷，暖意轻柔不灼人。偶尔有蜂蝶穿梭在花叶之间，翩跹起舞，为安静的晨景添了灵动生机，一草一木，皆是夏日鲜活的样子。行至体育馆周边步道，视野瞬间开阔起来。路旁的老树亭亭如盖，浓密的树冠撑开一片清凉，滤去大半街市喧闹。地砖缝隙间的野草自在生长，随风轻晃，随性安然。时有白鸽落在绿化带觅食，察觉行人动静，便轻轻振翅飞起，掠过微凉晨空，姿态轻盈悠然。闹市之中，这一方草木生灵的自在光景，格外动人。不远处的校园片区，更是满溢青春朝气。天色微亮，学子们便早早出行，三两结伴，步履轻快，谈笑往来，奔赴学

老式收音机

| 曾剑青



卡得紧，他拿螺丝刀沿着缝细细地撬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盖子终于打开了。父亲将四块电池塞了进去，确认电池顶端的金属点被紧紧顶上，才将盖子合上。我们又一次充满期待，想听见来自远方的声音，父亲放大音量，“噗”的一声传来，吓我们一跳。接着便是“沙沙”直响，还是没有收到清晰的声音。“调一下

台。”只见父亲捏着小的旋钮，顺时针方向慢慢转动，刻度盘上的数字跟着缓缓移动，当指针定格在一个特定的刻度时，喇叭里传来的广播员清晰且美的声音。正当我们听着这曼妙的天籁时，父亲又将旋钮一转，前一秒还是清晰的广播音，就变成了一片嘈杂。我们都责怪父亲，直到父亲旋钮一转，落到之前那



兰陵王·拜谒延平郡王祠

| 杨新辉

海埂畔。
石井旌旗暗卷。
沧津上，
选士闾南，列今朝昏练戈盾。
风涛磨锐刃。
远见。
沧溟路远。征槁发，
破浪东驰，直扫倭氛拓疆畛。

丹衷付征战。
纵瘴雨侵身，
壮志难催。宵筹万里忧民苑。
奈岁华才三九，
病摧英彦，丹旌空掩岛山苑。
恨天妒雄翰。

怅惋。
古祠焕。
看巷陌焚香，
俎豆长存。台民永念君王眷。
望碧瀛如昔，
忠魂遥馆。千秋香火，对庙柏，
泪暗泣。



伏日酱香

| 郭华悦

暑风蒸腾，酱味飘香。烈日灼日，最宜酱料发酵。那些错落摆在院坝里的粗陶坛罐，如今看来不过是点缀日常的调味器皿，可在旧日岁月里，却承载着一户农家整年的烟火生计。乡间过日子，向来循着节气更迭：入冬腌菜，人伏晒酱。一腌一晒，一咸一醇，牢牢占据了农家四季的味蕾版图，成了刻在烟火里的底色。儿时的暑假记忆里，少不了一缕醇厚绵长的酱香。暑假甫至，放牛便是孩童最寻常的课业。邻里的顽童们，将牛绳往树干上一拴，便撒欢似的四散而去：攀树掏鸟窝，下河摸游鱼。在这样的嬉闹中，风中却不时飘来阵阵酱香，越过草地、穿过枝丫，轻轻钻进鼻腔，悄悄勾走心神，让夏日的欢乐游戏也染上了淡淡的咸醇气息。晒酱，从来不是简单的晾晒，工序烦琐，半点马虎不得。精选的黄豆经浸泡、蒸煮、拌曲，处理妥当后纳入陶坛，才算完成了一半工序。剩下的，便交由盛夏的天地来成全：封好的酱坛尽数摆在露天院坝，任由毒辣日头昼夜烘烤。白日承烈日炙烤，夜晚不收不挪，静静静置院中，承接夜露浸润滋养。待到翌日朝阳升起，新一轮的曝晒便再次启程，日月更迭间，豆子在坛中慢慢发酵蜕变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，腌菜与晒酱是农家餐桌的刚需，更是持家过日子的根基。乡里评判一位媳妇是否贤惠，不必看旁的，单凭一手晒酱手艺便能分晓。若是连这最基础的谋生本事都不会，不仅难以持家度日，旧时连婚嫁嫁娶，都会成为一桩难事。故而乡里的姑娘，自小便耳濡目染，人人都藏着一手晒酱的独门绝活，那是刻在乡土女子骨血里的生活智慧。晒酱之道，贵在勤管，并非一味暴晒即可。每日清晨天刚破晓，家家户户便会传出木筷搅动陶坛的轻响。农人手持长柄木筷，探入坛底，循着固定方向缓缓翻搅，让坛中酱料受热均匀、发酵通透。拂晓的清风裹着醇厚酱香，顺着巷陌、越过院墙，漫遍整个村落。这缕醒人的香气，是乡间最早的晨曲，哪怕贪睡的孩童，也会被这丝丝缕缕的香气撩拨，睡意消散，迎着晨光开启新的一天。记忆里最后一次在家晒酱，定格在高考后的暑假。那个盛夏，我即将远赴他乡求学，一家人也规划着搬迁进城，往后再难有伏日晒酱的光景。动身赴校那天，母亲小心翼翼装好一瓶新晒的酱料，塞进我的行囊。那是她循着老方子、守着老时光，亲手晒就的滋味。入校之后，我屡次取出那瓶酱，却始终舍不得动筷入口。于我而言，这缕酱香早已超越了舌尖的风味，它封存着故土的节气、母亲的心意，更凝结成了化不开的乡愁。如今商超货架上，各式酱料琳琅满目，随手可得，口味繁多。可无论如何品尝，都再也吃不出儿时伏天里，那被烈日、夜露、乡土与母爱浸润过的醇厚滋味。那一坛旧年酱香，终究成了藏在时光深处的味道，牵系着来路，温柔了余生。